

曾经的劳技课

□卢俊英

学校九年制义务教育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课程,比如劳技课。劳技课旨在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在上世纪80年代小学生的课程表里,劳技课每周排有一节或两节。课程内容嘛,根据我的经验,得看任课老师了。如果是安排自然老师任教,劳技课会做一些小实验或小手工。那时候,有省、市、县、区、校各层级的“三小”竞赛,小制作、小发明、小论文,比如在水壶嘴安装一个哨子,水烧开了蒸汽吹响哨子起到提醒作用——这就是小发明。我曾经很懊恼,明明如此简单,为什么不是我第一个想到。

更多时候,劳技课是做一些纸模型,比如火箭、飞机、轮船那些。老师统一发下课件,学生们照着纸板上的图样,实线剪下来、虚线折起来,然后各种粘贴。课代表从教务处领来几大瓶浆糊,可以直接伸进手去刮的那种大瓶,附近前后几桌共用一瓶。老师的示范“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加上浆糊粘性不好,严重拉了后腿,我的手工作品基本上属于“爱因斯坦的小板凳”——前两只的那种。出类拔萃的作品会被老师收藏,“六一”节前后学校要办展览,展出学生优秀的手工作品、美术作品和字迹清秀的作业本等。

要是班主任任教的劳技课就

比较无趣,很大概率会被篡改为上主课,这跟“数学老师”霸占体育课是一样的套路。剩下为数不多的劳技课可能就是劳动课,也就是大扫除。记忆里最深刻的一次全校性的大扫除,忘了是为了迎接什么,总之是相当隆重,全校都发动起来了,所有的班级都在扫地、抹桌、洗黑板、擦墙壁,校园里到处都是奔跑忙碌的小学生和灰尘。那时候学校所有空地及操场都是泥土地,哪承受得起上百把大扫帚同时使劲摩擦,搞得阳光明媚的午后校园仿佛薄雾笼罩的初冬晨景,衬托得孩子们更像是早晨的太阳了——新鲜而充满活力。

初中也有劳技课。我们学校的劳技课几乎就是劳动课,学校新建,很多基础工程没有完工,这为学生们投身劳动提供了广阔的施展天地。校园地处郊区,北边一条堤坝,坝外就是广袤的溪滩,我们劳动课就去溪滩上抬石头填埋操场。劳动所需的畚箕和杠子由学校提供,就在操场边的主席台底座下自取,数量众多,足以一次性武装两三个班级同时使用。

那可真是快乐的课程。同桌两两组成一队,从溪滩装满一畚箕的鹅卵石,然后翻越堤坝,抬到操场边上倒进坑里。为母校添砖

加瓦,人人有责。大家自觉开展劳动竞赛,一个比一个装得满、一组比一组跑得快,热火朝天,汗流浹背。有的男生过于奋勇,抬了一块巨石,直接把畚箕给整脱底了。循环往复的队伍,活生生就是一群忙碌而勤奋的小蚂蚁。

操场修建完毕了,我们劳动课改为去溪滩割草。学校食堂有养猪,割草用于给猪垫栏。秋季溪滩上,成片的乱子草微微发黄了,大半人高、蓬蓬勃勃的,一头扎进去,揽满怀清香。一割一大把,抱起扔上那高高的草垛,特有成就感。

我们劳动课还尝试过种地。校园围墙内有着大片的待开发空地,在班主任带领下,各班开辟了自己的“责任田”,有的种花、有的种菜。我们班种萝卜,因为班主任老周喜欢。老周带领男生挖地,女生撒籽;老周指派男生挑水,女生浇地;老周身先士卒与男生抬粪施肥,女生远远看着……元旦前几天,我们挖出大白萝卜,用大畚箕抬着送往食堂。校长吩咐杀猪,煮成几大锅的猪肉炖萝卜,分到每个班级、每张课桌、每个案头,请全校师生共同享用。那是我学生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新年庆祝活动。

劳技课给了学子们别样美好的校园记忆。

天台晓望 (外二首)

□杨方

它是天海风涛的曲子?还是重回仙境的路径? 复沓连环的音节之美,梦中之梦,幻中之幻 我只记取了春风骀荡的骨骼与万川明月 多年后,华顶依旧高百越 站立华顶的人,依旧看见大海与云海两苍茫 大鹏与巨鳌,时而隐现 满山的乔木杜鹃,反季节地开出复瓣花朵 它们的美是自己长成的,穿越了唐时的迷障与叠翠 那个好道的人,已经炼成了金丹,长出了羽毛 成诗仙,成酒仙,留下败壁题诗,墨迹稀薄 我循迹而来,唐诗之路上的某座山,某一块石 平仄有序的树木,都颇具美感 鸟雀亦对仗工整,按绝句飞行 可惜周遭空气湿重,我欲轻逸而不能 我欲乘风归去也不能 那些押韵的诗句将我捆绑得太久 经年的织染,层林也已经变色 我犹听见空杯坠地 这隔空碎裂的梦与酒都是销魂蚀骨之物 我等一干草木众人,只管聒噪而来,喧哗而去 徒留华顶在无涯的时空里发呆,冥想,沉睡洪荒

临海有怀

青山水国,表里山河,与过去有何不同? 浮云正被风吹往天际 几只鸟,为即将到来的黄昏鸣叫不停 似有若无的氤氲,使庸常人间,有了呼吸的灵动 那一年,孟山人从石梁而来,夜宿翠微寺 看见凉风吹拂巾山上的草木 远处赤城形似云霞,雨后返照,畅谈甚欢 是后话,寻声踏入寺中 空上人的诵经声犹在庙宇回荡 僧舍外,蔓生的植物,被空心、雨水和幻觉供养 香火从来不曾断过,进香的人心脉烦盛 说来我也是旧客,上一回来是何年何月? 无人替我详细记载,栲树的籽实似乎比那一年更艳 顶端的红像是涂上去的 虚妄中我开始怀疑,此树非树,此时也非此时 当我被他人梦见,便是再次转醒之时: 睁眼惊觉四下里悄无一人,惟有寺庙墙壁相照 近旁落日有一张颇具人性的脸 目送我出了偏门,消失于幽微暮色的太息中

石梁小镇

小镇海拔比人间略高,温度比人间略低 初冬了,松针纷纷,流水命悬一线 夜晚清醒的灯盏勾勒出一一种乌有之境 墙上诗文,谁人有此?谁人为是? 我惊情绝艳,亦阻挡不住它们成为人间遗物 有人于不甘中大声慨叹 来过此地的人多了 有名的还在流传,无名的来了也白来 我且莞尔一笑,想当初 我也曾赤脚追着流水奔跑 梦境未抵之前,我已满心厌倦,举目亦堪伤 我不甚明了,缘何追寻李孟足迹在此停顿 冥冥中是什么引导了命运 明月又是怎样摄取了汪洋之心 那谐音双关的词语,我已无法通晓 天亮时,谁家庭院 眉目似曾相识的女子,在花间洗着青菜 腰身尚算得上窈窕,眉目也还清秀 公子唉,此地宜居、宜游、宜鼓琴吹箫,闲情逸致 或宜反复的睹物思人,伤春伤别半个时辰后,我将启程去往它地 云中锦书,水中尺素,尚来不及书写的文字 且待它成为春秋来信,遗世的绝笔

家有犟牛

□黄田

那年,农村改革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村里推行生产责任制,我家分到五六亩田,邻居黄大哥家也分到六七亩田。两家便共同商量买了一头膘肥体壮的大黄牛,农忙季节耕田,平时轮流饲养。

那时,父亲50多岁了,在本镇中学教书,月薪50多元。我刚高中毕业,不到16岁,正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但也跟姐姐学会了砍柴、插秧、打谷、割田埂草等农活。由于年纪小,力气不足,还没有学过犁田。其实,犁田也不是很难的技术活,除掌握好犁刀插入泥土的深浅适度外,关键之处在于能否驾驭耕牛。驾驭不了,一切等于零。

别人家的老黄牛也许是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然而,我家这头雄性黄牛却偏不是这样,它眼如铜铃,凶猛似虎,奔跑起来,就像西班牙斗牛场上的斗牛,两眼射着凶光,谁靠近它,它就用坚硬的牛角顶谁。

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其实我家那头黄牛也是如此。邻居黄大哥个子不高,但长相威严,耕田时如果这头牛想要赖调皮,只要黄大哥一声呵斥,它就会老老实实地背着犁耙往前走,不敢消极怠工。

因为我正青春年少,又没威信,这头黄牛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一点也不听使唤,任由我怎么鞭打,它都无动于衷。

母亲对我说,姐姐出嫁了,父亲工资不高,舍不得请人犁田,一

定让我学会犁田,自立自强,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于是,我成了被赶上架的鸭子。

那天,我肩扛犁耙,去栏里牵牛,牛知道我去叫它犁田,就躺在地上昂起头,怒目圆瞪,横眉冷对,竹鞭连续打几下才慢腾腾地站起来,跟我走向田野。

来到田间,我上前去套牛轭,它却耸耸肩、摇摇头,还不时地用牛角撞我。折腾了好一会儿,总算套上牛轭,吆喝着,让它沿着犁路笔直向前,它却摇头摆尾,专走歪道,故意把脚跳到牛藤外与我作对。一个早上不知捣蛋了多少次,将我折磨得精疲力尽,泪水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转。

这时,我犁到田头叫牛转弯,它却偏偏朝前走,拖着犁轭,蹦上田埂,发起飙来,疯狂奔跑。我吆喝声越大,它跑得越快。担心黄牛的腿脚被犁刀划伤,我就一手提着犁轭,一手拿着竹鞭,在后面奋不顾身地奔跑着追赶。跑着跑着,突然“咯噔”一声,只见锋利的犁尖插进坚硬的田埂泥土,崭新的犁轭被牛一折两断,黄牛走不了了,才不得不停下来。我咬着牙,狠狠地抽打了它几鞭,卸下牛轭,它就跑到田埂上吃草去了。

看看自己,全身衣裤被泥水打湿了,好像在水田里打过滚,又像打过仗,搞过魔鬼训练,弄得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瘫倒在溜滑的田埂边,胸口嘭嘭直跳。

再瞧瞧那折断的犁轭,我感到十分可惜。因为犁轭是用一定

弯度的上百年的老杉树根加工而成的,相当珍贵,即使有钱也很难在农贸市场买到,有时翻山越岭,踏破铁鞋无处觅。

这头黄牛不仅爱霸蛮,而且喜欢斗架。有一次,我和村里的同伴去野外放牛,我家这头黄牛看到另外一头公牛,在跟一头母牛玩得比较亲热,它就醋意大发,翘起高高的尾巴,昂首阔步踱过去,伸长水桶般滚圆的脖子,挺着尖刀似的弯弯牛角,用全身之力朝那头牛的身上顶撞过去。突然,“砰”的一声巨响,犹如地雷爆炸,四周顿时掀起滚滚“硝烟”——泥土、碎草、小石子四下飞溅。几个回合,就把“竞争对手”斗得遍体鳞伤,嗷嗷哀叫,屁滚尿流,落荒而逃。黄牛摇去头上、脖子上的碎屑,甩着尾巴,左右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像个常胜将军一样朝我走来,仿佛向我报告胜利的喜讯。

后来,我因外出工作,这头犟牛就交给邻居黄大哥管理了。

岁月沧桑,时光荏苒。过去,家乡的漫山遍野牛铃叮当响,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党的富民政策越来越好,全村早已脱贫致富,即使戴着望远镜也难在田野上看到一头牛,很多村民买起了小车和“铁牛”。我也洗脚上田,远走他乡,奋力拼搏,早已融入城市生活,但那头桀骜不羁的犟牛,仍像一头猛兽,不时撞入我的梦境,吓得我直冒冷汗,成为湿漉漉的乡愁,怎么也拧不干、抹不去、忘不了……